

101 年世界南島(台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計畫人才培育

論文田野調查補助案 成果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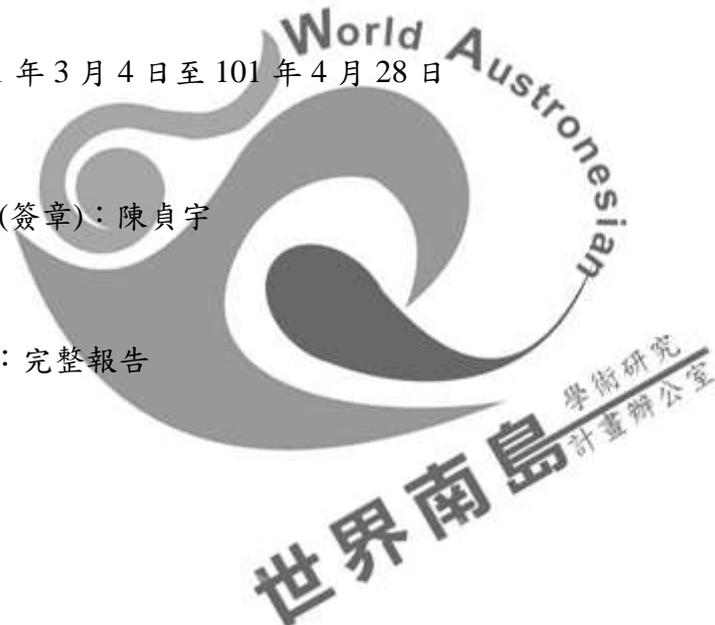
「當電力來臨時」：呂宋島 Kalinga 省村落的電力與邊緣性

計畫類別：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執行期間：101 年 3 月 4 日至 101 年 4 月 28 日

計畫單位/人員(簽章)：陳貞宇

成果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5 日

摘要

菲律賓呂宋島 Kalinga 省 Lubuagan 鎮 W 地區的上村 (Barangay)¹ 為本研究中的主要田野地。此村於 2010 年陸續完成電力設備安裝；至 2012 年為止，電力供應情況從不穩定且供應時間較短，變成供應時間增長且愈趨穩定。原先僅作為照明用的電力，進而提供多重用途。在本研究中，我以電作為探討的線索，觀看村落的內外關係。電力的架設促使此 Kalinga 村落在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上產生異與動；電力的輸送也使得村落對外的連結更加不受距離限制。然而，電力並未全面地改變村落，村落的邊緣主體性也在電力使用中顯現，並且產生抵抗與制衡策略。因此，我以電力作為商品、現代工程和文化載體為切入點，關注 Kalinga 村落的邊緣性如何展現

關鍵字：呂宋島、Kalinga、電力、邊緣性



¹本研究內容經田野地諸位報導人同意後進行書寫。但在本文中，基於保護田野地與報導人的隱私，將以匿名、代號取代真實的地名與人名。其中，研究地點的地理位置與村落(barangay)、聚落(village)關係將據實呈現。我研究的 W 區在過去是一個部落(tribe)型態，與其他部落簽有和平協議。W 地區現在分為上村、下村和西村。於田野工作期間我多居住在上村中人口最多的 S 聚落，而上村另有 B 聚落和 M 聚落。在本文當中將會以 S 聚落的研究成果作為上村的代表，並且以上村作為三個聚落的集合指稱。因此文中將會混合使用 S 聚落和上村兩個地名。

Abstract

The main field in this study is the Upper Village (Barangay) of Lubragan town in Kalinga Province, Luzon, the Philippines². In 2010, the majority household of Upper Village installe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succession. At the outset, the electricity supply of Upper Village was unstable and the supply time was short.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ive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ity equipment, in 2012, the power supply in Upper Village gradually steadied. Consequently, the once used-only-for-illumination power supply could now provide multiple functions. In this study, I considered electricity as the clue/thread to observe the villagers' relations within and without Upper Village. The int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not only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everyday life and material culture, but also reduced the barriers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he external world. Still, the power supply did not comprehensively change the village. Through electricity, the marginality of the village appeared and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and counterbalance were produced. In this regard, considering electricity as a commodity as well as a carrier of modern engineering and culture,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the marginality of the Kalinga village was generated and demonstrated.

Keywords: Luzon、Kalinga、Electricity、Marginality

² To protect my informants' privacy, I would use anonymous code in this paper to replace real place names and people's names.

101 年世界南島(台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計畫人才培育

論文田野調查補助案

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研究所 陳貞宇

目錄

一、前言與背景	1
二、問題意識	5
三、研究方法	5
四、研究成果	6
1.1980 年代的電塔	6
2.電力使用經驗與物質翻轉	8
3.現代工程與交通	9
4.距離作為抵抗	11
五、小結與成果自評	11
六、參考書目	14
七、田野心得	16
八、附錄一田野調查工作的影像	19

一、前言與背景



圖 1. 菲律賓 Kalinga 省行政區域



圖 2. Kalinga 省 Lubuagan 鎮，*處為本文研究的所在地。

菲律賓 Kalinga 省是科地雷拉行政區(Cordillera Administrative Region, CAR)³裡的一省；Kalinga 除了作為地理上的名稱之外，它也作為居民的自稱。我的田野地正位於 Kalinga 省內 Lubuagan 鎮的上村。Lubuagan 鎮是尚未重新整併前的 Kalinga Apayao⁴省中心；1970 年代的 Lubuagan 設有大學、中學、大型醫院和各式公家機構。但這些公家建設都因著省中心轉往腹地較大的 Tabuk 市後一一遷移。Barton 於 1949 年的民族誌指出，一開始，山上的土地就像空氣一樣免費，但自從 Lubuagan 被定位為省中心之後，高地的土地價格便逐漸攀高。原先的土地價值判斷依據是根據其「名望價值」(prestige value)，也就是說一塊可耕地被使用的年限愈久即表示愈有價值，原因在於擁有者的資產受到保障以及含有集體公認的聲望，使得這塊土地的價值不僅依據大小、位置，也會因其「聲望」而有不同的價值判斷。然而，Lubuagan 作為 Kalinga 的發展中心之後，「土地聲望」

³ 科地雷拉行政區於 1989 年設立，含括六省，分別為 Abra、Apayao、Benguet、Ifugao、Kalinga、Mountain；其行政首都為 Baguio City。

⁴ Kalinga 與 Apayao 於 1995 年依據 Philippine Republic Act No. 7878 分成兩個省份。

的在地規則遭受破壞。原因在於人口增加、爭地、可耕地有限等理由，土地的聲望不再是價值判斷的依據，而是土地的面積大小、便利與投資等條件成為判斷標準。如此一來，原本住 Lubuagan 的居民因著經濟壓力、高度競爭等情勢，也逐漸沿著 Lubuagan 的附近山區另闢棲所，而 W 地區正是其中一座新墾之地。

W 地區的原名在 Lubuagan Kalinga 語中正為「開墾」之意，居住在此的居民多與 Lubuagan 的居民有連帶的親屬關係。當地人對於兩地的山路相當熟悉，倘若聚落中有人需要緊急就醫，都會請多位居民一同協力將病患抬到 Lubuagan 的醫院。另外像是求學、洽公、轉乘交通工具等，居民們也都會走山路到 Lubuagan 鎮。整個 W 地區目前有在 1935 年就形成的上村和下村；另外在 1990 年時西村因為人口增多而獨立成一村。因此 W 地區共三個巴朗圭(Barangay)，又稱村落。而我最主要的研究範圍與田野地是上村，此村落四周環山⁵，海拔比另外兩村稍高，大約是 1200-1500 公尺之間。因此上村的氣候較為濕寒、多雨。其中，上村又分為三個聚落，每個聚落之間約莫相隔 15 至 30 分鐘腳程，聚落之間有高低落差。其中人口最多的是 S⁶聚落，次之是 B 聚落和 M 聚落。由於我在田野工作期間多居住在上村最大的 S 聚落；因此本文中將會以 S 聚落的報導人和研究材料作為上村的代表。

因著上村裡的 S 聚落水源豐沛、耕地廣闊且具安全性，所以是 W 地區較早被開墾的聚落。上村目前尚無可供交通工具行駛的道路能夠使用。也就是說，上村仍仰賴人力運輸將所需物資扛運上山，含括電力輸送之後所需的電線桿、建房屋所需的水泥和各式食物等。整個 W 地區可供交通工具運輸使用的柏油道路僅有一條，除了上村以外的兩村皆緊鄰這條道路擴增房屋建築。前文所敘述的扛運上山，是指上村居民必須步行至下村的聯外道路、雜貨店搬運貨物到村裡，而不

⁵ 上村的北邊為 Bu-ta-owu Mountain，東邊是 A-we chon Mountain，西邊是 Ak-ta 山。其中 Ak-ta 山為上村居民的主要林木取材山區，也是重要的耕地所地。

⁶ 根據 2007 年的菲律賓人口調查顯示，S 聚落目前約莫有 500 人，是上村中最大的聚落。

是真的要到整座山的山下。然而，在下村和西村的生活便利度高於上村的同時，但是上村至今卻仍然維持最多的人口數。原因正是上村的可耕地佔全 W 地區最大的面積。也就是說 W 地區的居民多需要上村的農田所孕育出的作物供養。而這就是上村在整個 W 地區的重要性。即便仰賴搬運使得上村的生活物資較匱乏，但上村居民們認為在此自產農作比起生活在他地更為自由。除此之外，根據舊有連接各聚落的山區古道來看，上村有條與 Lubuagan 鎮直徑距離最近的山路。山區古道通常是橫向地連結著各聚落，其寬度也僅供人或是牲畜步行，且沒有鋪設柏油。各古道的路徑通常是在地人才會知曉，居民們也常以這些古道作為行動上的捷徑。因此整個 W 地區若有緊急需求需要到規模較大的 Lubuagan 鎮求援，上村反倒比起有聯外柏油道路的另兩村更握有最佳的路徑。

S 聚落除了水田面積大之外，也因水質清澈而盛產許多 don-sui(水菜)、sayu-di(龍鬚菜)等蔬菜類；不僅可以自己吃，更可以販賣到 Tabuk 市⁷賺取所需。S 聚落居民的宗教信仰於早期多信奉英國國教(Anglicanism)，聚落中於 1964 年設有英國國教教堂一座；後來才有各式不同教派傳入並進而影響聚落居民的信仰與集會。聚落居民之間多有親屬關係，因此只要有陌生面孔進入村中，都會引來居民的緊戒之心。「親屬關係」不僅是構成山區聚落形成的關鍵要素，更具有安全防衛的功能存在。根據 Takaki 於 1977 所寫的民族誌顯示，位於 W 地區的各聚落在 20 世紀初之前是一整個大部落(tribe)。並且 W 地區跟其他地區的部落之間簽有數個和平協定(peace-pact)。Takaki(1977:27)認為，「部落」並非自然產生的一個政治形態。因著各地域間的政治協商，使得地域上、親屬上較為靠近的地區成為一個政治體，藉此政治體能夠維護各地區間的和平與往來；「部落」也就此出現。但隨著菲律賓政權獨立且逐漸建立穩定的行政體系之後，將 Barangay(村落)作為行政體系中的最小單位，不僅讓政治單位統一化，更是瓦解掉了部落間、聚

⁷ 現為 Kalinga 省的省中心所在。自 W 地區坐 Jeepney(美式軍用吉普車)出發，行經石頭路與水泥路面，約莫需要耗費 2.5 至 3 個小時的車程才會抵達市中心。

落間的結盟關係。W 地區拆分為三個村落單位之後，便有每三年投票選舉所組成的 Barangay official、Barangay captain 來執行村落事務。

我則是在 2010 年夏天跟著台灣的海外志工隊首次來到上村，並與後期協助我研究甚多的主要報導人—迪爸⁸結識；起初我對於當地電力輸入所造就的「發展」感到興趣並且就此議題延伸出研究主軸。台灣志工隊與該地的結緣必須回溯至 2006 年在西村所舉辦的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根據地方耆老花叔⁹表示，科地雷拉日的緣由是因為：1974 年菲律賓政府打算與世界銀行合作在科地雷拉山區的 Chico river¹⁰下游興建水壩(Chico River Dam Project)。但居民認為政府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要挖掘當地豐富的礦場資源¹¹。但是興建水壩的問題在於會淹沒許多聚落、人民必須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生活，於是眾聚落、人民便群起反抗政府興建水壩。沒想到菲律賓中央政府因此而派遣軍警進駐鎮壓，後來導致警民間長期的武裝抗爭。直到 1980 年，當地一位住在 Kalinga 省內 Dupag 村莊的 Macling Dulag 長老被軍方蓄意暗殺後，人民的反抗聲浪更加地高漲，菲國政府才基於人民壓力而取消了興建水壩計劃。不過政府的暴力施壓、武力威脅卻沒有因此而解除，反倒讓當地居民更加地生活在恐慌之中。後來，科地雷拉區域內的人民決定共組人民組織聯盟(Cordillera's People Alliance)，並在 1984 年將 Macling Dulag 長老的逝世紀念日定為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爾後科地雷拉日便成為菲律賓國內外人權工作者以及各國原住民族運動者相互聚集與交流的重要日子。W 地區中的西村正是 2006 年科地雷拉日的主辦地點。我的主要報導人迪爸以及其妻子迪媽¹²都表示對 2006 年的科地雷拉日情景念念不忘。據迪爸表示，

⁸ 迪爸是我在田野地的義父，我在田野地時稱他為 Father。因此在本研究中將以「迪爸」作為指稱。我為保護其個人隱私，將不公開其真實姓名。而「迪家」也就是指迪爸的家族、家庭。

⁹ 花叔也是我的重要報導人之一，我在田野地時稱他為叔叔。因此在本文中將以「花叔」稱呼他。為保護花叔的個人隱私，本文中不公開其真實姓名

¹⁰ Chico river 是整個 Kalinga 省內主要的河流主幹，由此河延伸出許多支流。

¹¹ 菲律賓的礦產在世界儲礦量中佔有重要地位，種類主要有：金、銅、鎳、鋁、鉻、鈷等。而 Kalinga 省內最多的礦產則是金礦和銅礦。

¹² 迪媽與迪爸是一對分別約 60 歲、66 歲的夫妻。我在田野地時稱迪媽為 Mother，因此我在本文中以「迪媽」稱呼他。迪家還有一位 90 歲的 Ina(迪爸的母親)以及七位兒子和一隻花狗。

當時湧入上萬民群眾來到 W 地區參加會議，含括台灣原住民代表團體及世界各國關注人權、原住民議題的相關代表團體皆紛紛與會。當時，幾乎全 W 地區的居民皆全員出動協助訪客們在居住、飲食、活動等各事項的需求。迪媽甚至生動地指出婦女們在各家的碗筷上作出不同的記號，以便出借給科地雷日與會者的碗筷屆時可以拿得回來。而迪家正是我在田野研究期間最主要的居所，迪家一家人也是我在研究中最為主要的報導對象，以及我在山區重要的引導者與翻譯者。

二、問題意識

我主要提出的問題意識著重在於電力對於日常生活的介入以及對於物質文化的變異影響，進而探究電力使用之後對於村落內/外「距離」是否造成翻轉、跨越。過往的村落訊息傳遞多依賴口耳相傳，尤其是親屬網絡的互動，更是訊息傳遞的依循路徑。然而在電力產品進入高地之後，是有效地使得訊息傳遞更為暢快？抑或是反倒造成訊息溝通上的落差？另一方面，依據 Takaki(1977)的民族誌指出 W 地區是個平權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居民之間的財富差距存而不顯。但就電力產品的外在展示則會使得家戶與家戶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因此，我欲知道個別家戶在商品展示與通訊知識的掌握後，會對於原先仰賴親屬網絡的聚落帶來何種影響？

再來，則是村落內/外關係的翻轉與跨越與否。當電力作為一種無形的交通方式，除了輔助各式電力產品陸續在村落內現身之外，訊息傳遞的路徑也因著電力產品的普及更為紊雜。就在無形的村落內部電力交通更為暢行之後，對於連接外地的有形的道路是否也尾隨擴展？倘若，道路有所擴建，而來自於政府部門的政策、掌控，以及來自於外部資本的流動是否也在無形的交通通暢之後變得更加來去自如？當如上敘述浮現在高地場景之時，村落居民對於電力使用的策略會有何對應的機制？

三、研究方法

我於 2010 年 9 月時因著跟隨海外志工的服務計畫而在 W 地區待了兩周。此時期對於 W 地區的了解與接觸成了我評估此地田野可行性的基礎。爾後，我於 2011 年 8 月初至 9 月中期間，獨自前往當地進行初階的田野調查工作。此時期是我首次獨自來訪並與在地長時間生活。當時的主要工作是進行村落裡的基礎調查，含括家戶的親屬關係、田野地的人群結構、村落的日常生活範疇等。另外，我也進行日常所需的語言學習(Lubragan Kalinga 語)；透過語言學習的過程，不僅能協助我區辨訪談過程中的氛圍與真實性，也幫助我拉進與居民之間的關係，並增加諸多訪談的契機。在 2011 年的田野工作結束到 2012 年再次前往的期間，我使用文獻分析法大量收集關於 Kalinga 的相關報導、網路資料以及民族誌文獻。接著，我又於 2012 年 3 月初到 4 月底到 W 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我因著有了前次的調查基礎以及與居民的熟識度，在此次的田野調查工作中得以到訪較多未曾到過的村落、地區走訪。我於田野工作期間所運用的調查方法為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談。由於我在語言使用上的限制，使得我必須多加運用參與式觀察來獲得村落內的材料，例如去參與婚禮、小孩滿月禮、財產轉移儀式、Laga festival¹³(編織節)等活動，從中觀察居民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及其文化意象。

四、研究成果

1.1980 年代的電塔

談及 W 地區與電力的接觸較為頻繁的起端，必須回溯到 1980 年代設於 Batong-Buhay 的一座電塔。Kalinga 語的「Batong-Buhay」所指的是「石頭的生命」，此地因著金礦資源豐厚而得此名。Batong-Buhay 距離 W 地區約莫步行三小時的距離；由於此地盛產金礦的緣故，在美國、日本殖民時期便在此地開辦礦產開發事業。設立於 Batong-Buhay 的電塔是為了供應礦場開挖所需，電力所及之處不包括礦產經營範圍之外。當時曾到 Batong-Buhay 工作過的中壯一輩居民都

13

對此地資產的富饒印象深刻；礦場內的機具起降運作不歇，沿著礦場周圍所發展出的相關經濟活動也趁機興起。

Batong-Buhay 的電塔僅供應整個礦區生產現場所需。當時有人提議要牽一條電線到 W 地區，不過就在電線尚未成功牽至 W 地區時，電塔就在 1985 年某天的夜間被 NPA¹⁴ 以及部分民眾擊倒。「當時大家反對任何開發，NPA 說礦場是資本家，那些人賺我們的錢、拿我們的金子。山是我們的，金子也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給外國人、外地人賺走。所以就把電塔打倒，當時有點混亂，礦場幾乎就關閉了。外地人都跑走了。只剩下一些私人的(礦坑)有在挖。其實都是 NPA 主要在反對。可是我們也不敢說不要打倒阿。不然你看打倒了我們就沒工作了。

(2012/03/07 田野筆記)」當時「反對任何開發」成為一股風氣瀰漫在居民之間，因此即便有些人對於擊倒電塔一事有分歧看法，但也大多選擇噤聲而不發表任何言論。Batong-Buhay 一地所象徵的是一股外來開發力量在當地的介入，其開挖技術和工程人員多從大城市、美國等地來此。他們消費當地的資源、帶走生產利益。因此，NPA 和當地居民所打倒的不僅是一座標的物，更是反對他們強烈體悟到的被掠奪感。在這之後，W 地區便長達 20 多年沒有任何電力引進計畫。

高地居民之間的訊息傳遞仍倚仗腳力與口述傳送，年輕體壯的男性就是一條又一條的人體電話線。而當時高地村落的夜間照明，居民依據經濟能力分別選擇使用煤油燈、煤油蠟燭、火炬等，另外也有裝電池的手電筒可用。高地接收訊息的收音機則是透過與手電筒的接線，取得電池電力方可使用。然而，照明設備也並非全面普及。村落裡使用煤油燈的地方僅限於經濟能力較好的家戶，因為煤油燈的耗費並非是各家皆可負擔的；有時則是訪客到訪時才會使用煤油。此地煤油的獲取必須從外地的城市運到本地的城中，再由各路商人到城中批回到山區販

¹⁴ NPA 為 New People Army 的簡稱。是隸屬於菲律賓共產黨的游擊軍隊，多部屬在高地的山林之間。NPA 與高地居民、政府維持著巧妙的三方平衡與相互牽扯的關係。

賣。迪爸也是煤油的販賣者之一，他會從城裡買煤油到自家雜貨店中，然後再一分裝販賣給當地居民。

總地來說，在電力來此之前，居民並非毫無電力可用，也並非毫無電力使用經驗。居民基於當年的風氣和消費形態而較少使用電力。在無電力時期，居民也甚少表達不便感；反而地，他們認為如果沒有電力可以維持高地的安全和穩定的話，那沒有電力也沒關係。可惜的是，在電塔被擊倒的動亂時期，政府與國家軍隊認為 NPA 和高地居民是一夥的。因此軍方派遣不少警力恫嚇居民的生活與交通。事實上，僅有少數的居民與 NPA 相互往來，大多數居民都很畏懼軍方與 NPA 之間產生衝突。

2. 電力使用經驗與物質翻轉

雖然高地的電力架設晚進，但高地居民之於電力使用的累積經驗不等；因著性別、生長經驗、工作經歷等緣故。經常往來高地與低地之間從事買賣、換工的男性們則有許多電力使用的經驗可談。在電力來到村落之前，居民的電力使用經驗和對產品的高度掌握還可以透過使用手機的現象窺見。在山地村落使用手機，首先必須先買得到手機；菲律賓的手機價位從 100 披索到幾千披索不等，不管是新機或是二手手機對於高地多數人而言是個高消費的產品；且購買手機還必須到城裡購得。當居民買到手機之後，還要能在高地找到為手機充電的地點，或許是鎮上雜貨店、鎮上的親戚家。接著，必須到可為手機儲值金額的營業點進行儲值過後才能開始使用手機作為通訊工具。在村裡使用手機，還有一個很大的考慮因素：那就是得要天氣配合。倘若村裡天候不佳或是風速過大時就無法順利地用手机聯絡。另一方面，手機使用者也要懂得當地地勢才可以，因為在村裡僅有某些地點才能收到基地台的訊號。倘若見到多支手機集體掛在木樁上、樹上或是屋簷下，就表示是手機通訊較為清晰的定點。

再者，手機的使用通常也表現出個人對於產品的掌握程度。因為在使用手機時，使用者不僅要熟諳此電子產品的功能，也必須要慣用手机內建的語言，再來還必須要有可相互通訊與連繫的友人。當以上條件都一一成立之後，手機的使用才具有必要性與意義。過去在 W 地區的聯繫必須透過面對面的溝通、口信傳遞，隨著手機成為聯繫雙方的選擇之一後，確實拉近了部分居民之間聯繫的頻率。例如長年在外工作的人和家人的連繫就變得緊密，或是透過電話就可以報戶口等。但換個角度觀察村落內部的連結是否因著手機使用而簡易呢？事實上，手機的通訊也拉遠了村落內、村與村傳的即時訊息的藩籬和障礙。前文曾提及高地常因為天氣因素而阻礙通訊，倘若居民透過手機要傳送即時訊息時卻碰上天候不佳，總會讓訊息的傳遞失敗或是時效已過。如此一來，手機反而讓溝通的有效性降低，導致雙方溝通上的落差。因此，不使用手機者透過口傳、短信方式聯繫的話，總會讓訊息較慢但無礙地傳遞完成。當然也會有人在使用手機傳遞訊息之後，同步也傳遞口信作為保險之計。這一整套的通訊知識系統也就成為了高地特有的地方脈絡和使用默契。

因此，電力產品的使用能力和經驗已隨著居民的移動而比電力更早來到高地地區。由此可知，在居民已知電力產品使用規則的狀態下，居民並沒有全面地、快速地購置電力設備。一方面是因為還沒有電，一方面是其日常的勞動和生產關係、時間仍維持平衡的狀態。

3.現代工程與交通的來去

現代工程與交通方式無疑是一場科技競賽。「電」除了重組在地的互動關係之後，同時也再現聚落內外的交集，甚至使得聚落的內/外不再有清楚地分野。

「電」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當此工程的完工與輸送達到預期效果後，便會再帶動各項工程被實施的計畫和期待。然而其中又以道路修建、聚落公共建設等工程最具影響力，且這類的工程也在電力架設完畢之後有大量的動工痕跡。

W 地區僅有一條汽機車可通行的聯外道路，其餘皆是古道、山徑；整個下村的房屋都是緊連著這條寬度僅能容納一輛 Jeepney¹⁵ 通過的道路而興建。這條道路主要以碎石頭鋪設而成，僅有比例很少的部分地段鋪有柏油路面¹⁶；但只要抵達 Lubragan 鎮之後，便可順著一路平坦的柏油道路通往 Tabuk 市。也就是說，道路的鋪設材質、平坦與否與該地和政府之間的連結有著正向關係。然而，就在電力設備興建前後的一、兩年間(約 2009 至 2012 年)，聚落的連外道路陸續有大小規模不同的修補、挖掘工程也開始進行。除了道路工程外，疏通渠道、挖掘灌溉水道等水利工程也不時在招募臨時工人。不約而同的是，這些工程的發放單位都是 Lubragan 鎮公所、Tabuk 市府，承辦人員再透過地方村長、幹事的在地人脈招募當地的臨時工人。如此一來，與地方官員關係親近、互動良好的居民便有較多機會取得工作。在道路陸續修復完善之後，W 地區的各式活動與集會便也逐漸興起。

另外，從下村通往上村的山間小路，也因著鎮公所對於各聚落的公共建設計畫而重新鋪設了好幾個路段的水泥階梯。就連在 S 聚落裡也能看見由鎮公所主導的公共工程興建。由於 S 聚落的房屋建築如同坐落在不同層的梯田上般地有高低落差，因此不同坡度間的通道由石子階梯作為連結。不過就在近幾年重新搭建的新建房屋之間，便可看見由水泥鋪設出相當平坦、工整的階梯。居民說，這些新鋪設的階梯都是由鎮公所出資，由村長決定使用方針以及規劃。這類款式的階梯在聚落內顯得相當「整齊」，一方面因為與其他的石子路面、泥土路面相比之下顯得突出，一方面是水泥建材在色彩上呈現單一的灰色，而讓人不得不關注

¹⁵ Jeepney 是菲律賓相當常見的交通工具。這些 Jeepney 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美軍留下的軍用吉普車(USA military jeeps)所改造而成。Jeepney 的車身有各式的彩繪與裝飾，形成菲律賓街頭另類的展示與特色。W 地區於每日早上八點都有一班通往 Tabuk 市的 Jeepney，這班車就是 W 地區每日唯一一班的「公車」。如果要回到 W 地區的話，則必須等到翌日早上八點，也才會一台從 Tabuk 市開回 W 地區的 Jeepney。從 W 地區到 Tabuk 市約需付 100 披索的費用。

¹⁶ 例如像是下村村長家前的路段就是一片平坦的柏油路，對於開設雜貨店的村長夫人來說，這個路段由柏油材質鋪設有利於 Jeepney 的停放以及雜貨店生意的運作。除了下村村長家前的柏油路面之外，由幾位當地教師所購買的屋舍聯外小徑也鋪有柏油階梯，

到這類建材的使用與出現。Scott(2009: 11)也曾指出：透過國家統治所形成的現代控管概念，重置了忠誠者與不忠誠者的位置。以 W 地區的各式現代工程為例，到工地工作的人、協助招募工人的地方官員都是政府眼中的忠誠者。因為他們協助政府有效地介入地方發展。

電力對於高地居民而言，帶來了知識、物質和便利的多條路徑。再者，電力讓資本主義精神的擴散更深廣，原先透過教育、移動人群的買賣而被潛移默化的精神思想，現在透過更無威脅感的廣告、節目和電影進行移植，進而重組高地的經濟、勞動與消費等文化模式。在電力即商品的研究過程中，我認為 W 地區的村落所面臨的「鉅變」並不是在於電力，而是勞動、作物與交換商品化的形成。電力的重要性正在於加速商品化的建構與正當性。

4. 距離作為抗拒

居民每日會因著不同的狀況調整掛在陽台上的手機位置；不過這些位置的考量中，不包括每個人自己的口袋。也就是說每個人都跟手機維持著不等長的距離。對於上山砍柴的人來說，掛在陽台的手機與他保持家裡到林地的距離，必須等待他回家之後才會收到手機裡的訊息。對於在家裡顧雜貨店的居民來說，手機跟他維持著二樓到一樓的距離，他聽見鈴聲響時就可以去接聽。在通訊兩端的時間接應上產生落差，也就使得任何緊急或是臨時的訊息無法有效傳遞。而這也就成為高地通訊產品使用上的特性。並且，如此這般的「落差」有時便會成為抗拒他者要求的理由之一。

上村的電力系統在天候不佳時，也偶有斷電、故障等問題。不過高地居民對於無電可用的反應皆相當冷靜，沒有抱怨、沒有失望。且穩定供電以及有效與外界連結的開發保證都不受到居民的青睞。原因則是來自於，居民對於除了親屬、自身地域之外的他者抱有不信任感。大多數居民早已不像過去祖先那樣快速地聚散移動，因此，居民對於自身長期在山地經營的聚落、財產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感

與信任。如此一來，對於退無可退的居民而言，高地聚落是最堅強的後盾。因此，不管外部的誘惑或是變動如何快速湧入，高地的地理位置就如同屏障一般篩選出符合自身需求的要件。

五、小結與成果自評

我認為高地聚落的「邊緣」(marginality)是一種與低地間的相處模式，居住高地就如同居住低地一般，是自主的、有意識的選擇，而非逼不得已或是被擠壓的。正如同 Anna Tsing 所說的：邊緣性是與「力量」之間的一種持續關係(Marginality is always “an ongoing relationship with power.”)(1993:90)。位處高地絕非是與低地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關係分隔，「邊緣」是被社會建構的，而非自然生成。如此一來，高地便成為了被想像、被定義、被傳說的客體。然而複雜的高地情勢，基本上就是一個「變動」的主體。從過去到現在，唯一不曾改變過的就是「改變」；為了生計改變、為了生存改變、為了生活改變。電力對於一個地區的影響遠多於我身為一個研究者的想像。電力不僅是能源，也是現代工程，更是文化傳遞的載體。多數的電力研究皆著重在於電力發展初期的工程概述，例如台灣早期電力發展的研究多著重在於變電所的改革變遷。相對地，著重在於電力為地方所帶來的日常影響的研究則顯得較少。因此，我在本文中便以高地居民與電力共處的日常經驗出發，並描繪出高地生活的轉變。接著再著眼到高地聚落與政府、外部之間的距離與互動關係。

我自 2012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28 日期間(共計 56 天)前往菲律賓科地雷拉行政區內 Kalinga 省 W 地區，此次為第三度前往田野地進行材料收集與資料彙整。田野工作之時，我也同步學習 Kalinga Lubragan 語的日常語彙交談。除了在 W 地區之外，也利用報導人出外的機會拜訪 Kalinga 省會 Tabuk city、Lubragan 鎮等地，觀察來自 W 地區的人在各地的工作形態以及移動路徑，以作為研究的參照。此次我在田野工作期間，意識到聚落的改變並不是在電力輸入之後才造成的。居民對於電力的主動申請，顯示出居民的生活與觀點在電力來之前就已經累積了改

變的動力。而這股動力為何，才是我的問題思考關鍵。此外，長時間建立的田野信任關係，也較能幫助研究者在政治關係揉雜紊亂的地區作出有效的梳理。因此，我認為 2012 年的田野調查工作對於此研究具有關鍵的影響。

相當感謝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案對於本研究計畫的補助，讓我於今年(2012 年)在菲律賓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工作順利地進行與完成。此研究成果除了撰寫為碩士論文之外，也發表於交通大學族群與文化碩士班所舉辦的頂尖計劃田野工作發表會。另外也發表部份成果於 2012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舉行的「第五屆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

田野工作期間行程簡述如下：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2012/03/04	自台灣搭機至 Manila 機場，轉乘國內線至 Tuguegarao 機場；再搭乘 Jeepney 至 Kalinga 省 Tabuk city 及 W region	交通轉乘與抵達田野地
2012/03/05 -03/17	上村、 Lubuagan 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聚落內訪問調查 ●參與 Laga Festival(編織節) ●參與原住民籍神父的 ordination
2012/03/18 -03/19	Tabuk cit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走訪 Tabuk public market ●至 city hall 洽詢官方地圖 ●走訪與 W 地區商家合作的量販式雜貨店
2012/03/20 -04/09	上村 下村 西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參與觀察與日常訪談 ●參加西村教會的周年紀念禮拜 ●至下村參與婚禮 ●參加小學、中學畢業典禮
2012/04/10 -04/11	Tabuk city TESDA 技能學校 W 地區移居到 Tabuk 市的家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拜訪移居到城市的 W 地區人與其工作 ●觀察 Tabuk 市的城市作息

2012/04/12 -04/26	上村 西村 Lubuagan 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參與聚落會議、訪談及參與新生兒命名、買賣土地等儀式 ●至西村參觀水力發電設施以及附近地理位置 ●訪問副鎮長以及參觀發電廠
2012/04/27 -04/28	Tabuk 市出發，至 Tuguegarao 機場搭機前往 Manila 機場，於 28 號凌晨抵達台灣	交通轉乘與返回台灣

六、參考書目

Barton R. F.

1949 *The Kalink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ier, Leiba.

2009 *Intimate Encounter: Filipina women and the remaking of rural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oss, Daniel.

1990 "Ecosystems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Ecosystem Approach in Anthropology*.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Pp.309-319.

Latour Bro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tfin, Karen.

1998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The Greening of 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Karen T Litfin. The MIT Press. Pp.1-27.

Moran, Emilio.

2010 "Multi-scale and Multi-temporal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Multidisciplinary, Multi-scale Research Scale”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Science.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Pp.93-111.

Mckeown, Adam.

2011 ” The Social Life of Chinese Labor” in *Chinese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Eric Tagliacozzo & Wen-chin Cha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Takaki, Michiko.

1977 *Aspects of exchange in a Kalinga society, northern Luz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Lowenhaupt.

1993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diar, Neferti.

2009 *Things Fall Away: Philippin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 Makings of Globalizatio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ppadurai, Arjun

2009 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台北：群學。

Marx, Karl

2006〔1975〕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SarDesai D. R.

2001 蔡百銓譯，《東南亞史(上)(下)》。台北：麥田。

網路資源

圖 1 照片來源：菲律賓行政區圖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h_locator_map_kalinga.png (2011/11/8 21:00)

圖 2 照片來源：Kalinga 省 Lubragan 鎮區域圖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h_locator_kalinga_lubuagan.png (2011/11/8 21:00)

七、田野心得

在菲律賓執行田野工作的日子當中，每一天睜開眼睛就是工作的開始，面對著全然不同的語境和生活場景。我面對到最大的挑戰在於，一方面必須兼顧田野前台的人際互動，另一方面還要找到空間和時間讓自己作田野後台的書寫與休息。由於我就住在報導人的家中，沒有私人空間的我常常等到夜間熄燈之後才能鬆綁工作的緊張情緒。從 2010 年到 2012 年，也就是電力供應初期到相對穩定時期，我都睡在迪家的同一個空間裡。這個空間在白天是開放式的通鋪、走道，也是放置電視機的地方。2012 年時，我常常想念之前早早就可以睡覺的夜間生活。隨著電力供應穩定，迪家也裝設了無線電視接收器，迪家的電視機常常工作到電力停止供應的前夕。我睡覺的空間也就一直坐著觀賞電視的家人。如果當晚是我看不懂的電視節目，我就只能到陽台邊觀賞星空或是偶有的飛機光點。回想過去的兩次田野工作，我的夜間生活常常是坐在这片陽台跟迪家家人談話，或是坐在爐灶邊煮咖啡喝。雖然迪家人現在也會在睡前煮咖啡喝，但是時間上遠遠地比過去習慣的就寢時間晚了很多。

迪爸和家中兄弟在夜間的精神仍然相當好，最早睡的人常常是 Ina(迪爸的媽媽)和迪媽。有時迪爸瞄到看不懂電視的我已經在打瞌睡，才會用母語告訴其他兄弟們該去睡了。住在迪家二樓的我、迪爸、迪媽和 Ina 紛紛熄燈後，我還會從木頭縫隙裡看見一樓的細微燈光，聽見睡不著覺的兄弟們在一樓彈吉他、聽音樂。直到深夜，聚落才會回覆到跟過去無異的寂靜。而在深夜時，最為麻煩的就是尿急了。

以前我在夜間要上洗手間，必須走出迪家往後方的民宅走。那裡有間獨立的

水泥作公用廁所可以使用。我出發時必須拿著手電筒、衛生紙和廁所鑰匙，若是少一樣就必須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路上再走回迪家拿。我總覺得這番折返在尿急時相當折騰人。不過 2012 年再回來時，迪爸已經在自家一旁的空地上蓋了私人廁所。這座廁所裡面有水龍頭、蹲式便斗和電燈，比起僅有便斗的公用廁所還功能完備。這間廁所瞬間解決了我的洗澡、刷牙和上廁所需。以前，我光是晨間刷牙就必須和洗菜、洗碗的婦女、少女們共用水龍頭。他們常常手裡洗著菜，眼睛看著我表演刷牙。不過當我在私人廁所裡刷牙時，聽見牆外一群人在洗碗、洗菜的聲音，反倒覺得水泥牆隔絕了我田野中部分的樂趣。這座私人廁所的好處還有一點，就是我可以夜間洗澡。剛來聚落時，每天洗澡的時刻都讓我感到尷尬。那時的我總在傍晚才拎著水桶和衣服，脖子圍著毛巾去別人家的浴室洗澡。當時的我剛學會一些當地語言，所以不管我去洗澡的途中遇見道家的人、鄰居、路人或是浴室家的主人，都會對我說”ma-a-yam?”。我就只能沿途一路向人解釋”man-o-mos!”(去洗澡)。其他人聽見”man-o-mos”時都露出得到滿意答案的笑容。同時間，我卻對自己要跟大家交代「我去洗澡」這件事感到很困窘。而迪家的私人廁所出現後，我過去的難題就不曾再出現過了。而且我也不需要再「裝備齊全」地外出使用廁所。

除了我在當地的睡覺時間、夜間需求等情狀有所改變之外，我在田野的使用工具也有很大的差別。初次到聚落時，我準備很多尺寸不同的電池、手電筒和充飽電的兩顆照相機電池。當時的我沒帶筆記型電腦，通常都使用手筆的方式作記錄。當我使用照相機時也相當謹慎，深怕不小心就把電力都用光。第二次到訪，聚落的供電時間是從下午五點開始。下午五點通常是迪家觀賞電視的時間，我礙於插座有限，總等到大家看完電視後才把像機拿出來充電。不過供電僅到夜間 10 點，我的相機還沒吃飽但電力就切斷了。因此我常常把供電時間視為搶電的起跑點。直到第三次到村裡，我就揀了筆記型電腦到聚落裡直接作為田野工作的記錄工具了。供電時間延長之後，我就再也不用惦記供電的起始時間。不管是照相機、筆記型電腦或翻譯機

都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吃飽電。如此一來，我在田野工具的使用上也較為充分。

上述的場景，都是我在上村的用電經驗。對於能夠見識到電力使用初期的種種片斷，我感到相當有樂趣。除了電力之外，總讓我津津樂道的是一名報導人—花叔。我暱稱他為「在地人類學家」。他現職農夫，會在農閒之餘來迪家「督促」我的研究進度。他對於我的訪問總能舉一反三地提供更多的線索，也常常提及他為了人類學家 Michiko Takaki 去測量水位、天候溫度以及繪畫地圖等工作細項。讓我對於當時人類學家的工作身影有些捕捉。聚落裡除了花叔，還有好多人都記得 Michiko Takaki。因為 Michiko Takaki 一住就是好幾年，而且大家都紛紛說他講得一口優雅的正統 Kalinga 語；而且他所使用的照相機、打字機等相關設備也都還被老一輩居民記在腦中，並津津樂道。當地居民對於人類學家的形象和記憶，時不時地就會被放到我身上來做比對，「你要學我們的語言，這個豆子跟那個豆子還有煮過的、沒煮熟的、煮湯的名字都是不一樣的，Michiko 都是這樣記錄的。」「嬰兒出生的時候，如果第一個嬰兒出生是男生就要殺公雞，女生殺母雞，三天內要辦 ba-dai 然後一個月內要再辦 kon-ded 然後是 alilasila，還有最後的 kabok 時要殺豬給大家吃...」對於居民們偶發的踴躍發言，都讓我相當驚喜著居民們對於人類學的儀式研究、語言研究都比我的研究興趣來得更濃厚。

上村所在的這座山頭帶給我在研究上所需的在地經驗，也帶給我許多在生活和生命中的啟發。例如像是上廁所，假如沒有經歷過那段廁所使用不便的時日，身處在台灣便利環境下的我，或許也沒法推算出生活在現代城市所耗費的資源有多少。因此，不僅是我見到了田野現場裡的改變，且田野地也讓我一再地反身觀看自己。能與田野地擦出意想不到的互動，也是我之所以喜愛田野工作的原因。

八、附錄一田野調查工作的影像

圖 1、Lubuagan 鎮舉辦超過 50 年歷史的 Laga Festival(編織節)(攝於 2012 年 3 月 4 日)



圖 2、W 地區首位原住民籍神父的授神職禮 (Ordination)(攝於 2012 年 3 月 7 日)



圖 3、S 聚落的全景照(攝於 2012 年)



圖 4、S 聚落房屋建築外觀



圖 5、研究期間居住家戶的內部陳設(此為 2011 年所攝，煤油燈在 2012 年期間已被收入櫃中)



圖 6、聚落雜貨店內的擺置(主要報導人—迪家)



圖 7、聚落中孩童共同觀賞武打電影的場景



圖 8、居民將手機懸掛於屋外接收訊號的樣貌



圖 9、S 聚落的電箱，全聚落中共有四個；每根電線桿上約 15-20 條電線



圖 10、因著電力供應而能在晚間進行的主日禮拜(迪家一樓)



圖 11、電力輸入後的兩年(2012 年)聚落中開始使用無線電視接收器



圖 12、圖中為煤油燈正在裝入 igas(煤油)，是聚落在電力輸入前的照明設備



圖 13、聚落中的空地趁天晴曬滿咖啡豆與作掃把的主要材料—老虎草(tiger grass)



圖 14、手工掃把製作現場，圖中正為刨籐(固定老虎草所用)階段



圖 15、聚落的稻米收成後透過曝曬、風篩、槌搗後才送入碾米機。圖中為風篩過程。



圖 16、每日一班開往 Tabuk 市的 Jeepney，載滿 W 地區向外運輸的人、貨與訊息



圖 17、為下村正在開挖的道路擴建工程場景，右邊道路供 Jeepney 及行人通過



圖 18、Lubuagan 鎮上的發電廠房，控制所有 Lubuagan 鎮的供電時間(含 W 地區)



<p>圖 19、電力使用家戶外牆上的電表。</p>	<p>圖 20、每日公車(Jeepney)行經路線上的小市集，圖中為攤販向車內乘客兜售產品的盛況。</p>
	
<p>圖 21、舉行 ka-bot(新生兒滿月宴)的家戶外擺有祈福用竹架、竹葉以及供作樂的竹筒樂器。</p>	<p>圖 22、peyelos(Kalinga 婚禮)中的傳統儀式，眾人圍成圓圈狀後由男性敲鑼、女性跳舞慶祝。</p>
	
<p>圖 23、上村幹事手繪的地方地圖(掛在 S 聚落 Day-care center 的牆上)</p>	<p>圖 24、報導人花叔收藏美籍人類學家 Michiko Takaki 的剪報，但圖中實為日本天皇夫婦。</p>
	

圖 25、W 地區通往 Baton-Buhay 的道路，河川邊的石頭呈黃色，正因豐富的硫磺所致。



圖 26、通往西村所行經的老舊手作竹橋，但仍相當堅固。



圖 27、副鎮長帶領參訪 Lubuagan Hall 時，看見懸掛在牆上歷任的地方首領照片。



圖 28、大雨過後，該戶居民修復全聚落中僅存的茅草屋的屋頂。



圖 29、聚落內家戶製作 ja-cot，是用糯米、椰奶製成的糕，於慶典、招待客人時製作。



圖 30、聚落內孩童與居民手工木作的玩具車。



